

古本難經闡註校正

古本難經闡注校正叙

古本難經闡注原分四卷為清雲間丁錦履中就所得難經在
本加以淺註闡釋其家據所自序謂得於武昌朱泰政中峰乃
晉王叔和醫範三經之一異於坊本共三十餘條如三難誤列
十八難之類歸里以後因就所得并采滑氏諸家之切當者
註解字釋贅之於各條之末授其子姪久乃刻之金匱有嚴遠源
為之叙時為乾隆三年至嘉慶五年近黠張基又叙而刻之張
之新叙謂在吳門訪求醫學遇歛友金子贈以金匱吳門
皆今之蘇州也其後道光年間又有刻本首題王叔和八十一
難經闡注扁鵲神醫原本又光堂梓眉端橫書道光壬

辰新鎮未有叙跋底實雅奇開卷生厭不知何處書賈
之所翻刻蓋坊本中之重刻也余所得者乃此本也其
書得之吾鄞大商山房林集靈以刻印未精索價極廉然
以余舊莊及所見諸本難經較之皆不及此本理明詞達
信非偽書於是日夕研求遂加校正而覓諸家之註釋難經
皆據今本誠有如丁氏所謂前後舛錯文氣失實以致因訛
傳訛愈傳愈晦者雖其間最有條理之滑伯仁難經本
篆六經存疑闕誤以誤致正其於二十九難從謝聖白之
說將陽維為病苦寒熱陰維為病苦心痛兩節本在帶
脈為病之腰漆、若在水中後者移真陽維陰維合病

之溶溶不能自收持下謂必有所攷而云然於所攷何本未
能指出究近臆斷後滑若見此決不從謝謝表見此決不移
實而清之徐泗蘇雜經釋以一代名醫窮研內難知雜經
為釋經之書而引經以反釋其義先之以隨文詮釋中
之以經文異同終乃辨駁是昨加以論定其好學深思心
體誠實是加消氏而止之但以原本所據有同今刻文詞之
間顛倒錯誤求其故而不得於是積疑生憤詞侵越人所
在多有此在越人固不任咎而在徐氏亦非得已所謂差毫
釐謬以千里者此也余於消氏徐氏向所佩服縱有懷疑
亦惟存臆既得此本始用恍然以其所寶為之重加裝訂

玉帙金鑲愛逾耕壁所有所得六事丹鉛積歲既深校補
幾滿箱隨行李固無意於問世也今年旅滬周子慎甫時與
往還以余於醫書簿有收藏必多善本勗其刊行尋見此
書益相敦促謂得古人書不可後古人書自我而滅余始未
應繼擬印原文以資存古後以愚者牛憲或有一得且余昔
又曾幕武昌為丁氏得書之地今為校印於漢相對遙々或
以緣有前定足以附驥丁氏未可自棄用是手寫一通於管窺
所及忝列注末異同所在羅列眉端而皆加註按二字以別之各曰
左本難從闡注校而不汲別足凡例以明並非著書世之君子幸勿
以其名為校也疑其自許能也前今之失也民國十七年鄧縣陳頤壽叙

古本難經圖注校正

新補今本難經對校古本誤列目錄

證誤目以原冠者難之首
今再補錄於此以便省覽

三難誤列十八難

十難誤列四十八難

十二難誤列七十五難

十八難誤列三難

二十難次節誤列二十七難末節

二十七難次節誤列二十八難次節

三十難誤列三十二難

三十一難誤列三十難

三十二難誤列三十一難

三十四難誤列三十八難

三十五難誤列三十九難

三十六難次節誤列三十七難

三十八難誤列三十四難

三十九難前節誤列四十難

三十九難次節誤列三十四難末節四十難誤列三十五難

四十一難誤列四十六難

四十二難誤列四十七難

四十三難誤列四十一難

四十六難誤列五十九難

四十七難誤列六十難

四十八難誤列十難

五十一難誤列五十三難

五十二難誤列五十四難

五十三難誤列七十七難

五十四難誤列五十二難

五十五難以前誤列十六難

五十九難誤列四十三難

六十難誤列四十三難

七十二難誤列八十難

七十五難誤列五十一難

七十六難誤列七十八難

七十七難誤列七十六難

七十八難誤列十二難

八十難誤列七十二難

以上凡誤三十五條

重刻古本難經闡注叙

難經者靈素之精華也靈素猶多假托疑經則而鵠手著之書
繼往聖開來賢允為醫林之準的奈古籍久湮世傳多誤由是
好者臆度讀者狐疑疑經晦而靈素不彰靈素不彰而醫道
或幾乎息矣余而也吳門訪求醫學遇歙友金子瞻古本難經
讀之則個舉目張脈絡貫通視世傳之錯謬不啻撥雲霧
而睹霄淳矣乃遍攷諸家逐一校對無如此卷之經明注
晰者寶之篋中携歸謀付剞劂以公同志年得如右之
士力贊斯役不數月而書成俾數千年隱晦之書一旦先
昭宇內是醫道之幸亦即凡有疾苦者之厚幸以其功頌

不偉欤故畧叙其梗槩以誌不忘所自云嘉慶五年歲次庚申
仲春近溪張基叙

同校訂友楊文震亦城葉鈞蘭階

受業門人杜槐蔭周王德潤慎堂張文奎煥亭

曹啓昌東旭李心岐肇西男存玉橙圃

古本難經闡註叙

難經者扁鵲之所著也何為乎而名經本於內經故名也內
經黃帝之靈樞素問也其間皆天地理陽五行之理動植
飛潛之性合於五藏六府聲色臭味之微未病而知其病
之未已病而知其病之源不定法故法無不神不立方故方無
不備猶夫六經之垂於前世也扁鵲去古未遠能徹其源
委合靈素之二十八卷者八十一篇披却導引款條分縷析
其列八十一難亦述而不作之意也其辭雖出於靈素而晦
者明之繁者省之缺者補之複者累之無微不徹無義不
該故靈素而下首推難經雖有繼起名賢亦祇出其範圍

圖數數千年來尚有人知靈素之義者獨賴此書之存歷
世久遠傳寫失真前後舛錯以致文氣失實精義不彰
近代注家因訛就訛愈解愈晦迨至今日徒知難經之名
而不明難經之蘊者蓋不少矣余自庠成之秋游武昌署
叅政朱公所以素好醫出篋中古本難經乃晉林和巖
三經之一也開卷觀之異於坊本如古之三難誤列七十五
難共誤三十餘條而式以不類於坊本其間詞科一字經也
其對詞科一字引經以釋經也以今本對校心目之間恍若
有見由是而推其論脈論症論治莫不曲暢旁通此誠
濟世之津梁醫林之玉寶也余因楚三載深有得於此書癸丑冬歸

里親族故交凋零殆事問其故或曰卒於病也或曰卒於藥
也余不禁愀然思惕然思因憶昔人之為公臣者不可不知醫而
人子者不可不知醫信哉言乎遂以是書命子他於舉業之暇
讀之其原文對詞乃扁鵲引經以釋經之旨是即扁鵲之注
也注有未浮疏以通之六經成例具見於前是以據所偶得
并采清氏諸家之切者者注好字釋贅於外條之末名之
曰古本疑經闕注畧義一得敢附於賢以其嘗苦心於斯
也倘讀者藉此以洞疑經之源未必無以補於斯道云爾乾
隆丙辰春仲雲間適廬老人丁錦書

注解疑諸家姓氏

照闡註原本以錄其時代多有舛誤附致於後

呂廣

楊玄操

龐參常

時

陳瑞孫

雲庶

丁德用

宋廷臣

謝晉翁

王宗正

張元素

潔古

消伯仁壽

熊宗立

紀天錫

周興權

張世賢

馬時

吳鶴皋

崐

詒按難經景攷龐有難經好數者言惜乎年傳又

楊消伯仁本義引用諸家性名呂氏廣吳太醫今有難經注好楊氏玄操

吳欽和尉有難經注釋丁氏德用宋嘉祐間濟陽人有難經補注實以庶宋治

年間陵陽人有難經注周氏與權字仲立京臨川人有難經辨正釋疑王氏

家字字津林宋紹興人將仕郎試將作監有難經注承紀氏天錫言齊所全

大定必麓人有難經注張氏元素明昌大定間易水人有業注難經注

稽孫堅白元廬陵人有難經注陳瑞孫廷芝元慶人與子宅之同著難經辨疑

嚴叙

余少學醫從父問嗣家何夫子遊近儒家金匱常與上洋王脩沈子完
論醫典蔡軒之訓猶之六經而鵠仲景孫叔和之孟氏是以前難
傷寒實醫門鼎足之三經也自學而下名賢繼出者惟本此而已近代
作者昨不各有發明然曰就編淺致今之學者樂淺而厭深趨末而忘
本嗚呼經義不明醫術奚恃焉得有明古之士尚論三經引宋仁宗
嘉祐故事上清聖天子詔儒臣及精通其事者參古酌今編纂全
書頒行宇內為前世蒼生計乎適有某告余曰向之所謂難
其人者今得之矣姓丁氏號適廬從茸垣携卡囊經加以闡
注未幾就梓余聞之始則異既則疑因憶先師堂述宋時丁德
用經注補注言華元化得越人書被執乃燼今之流傳皆吳太醫令

呂廣重編文多錯簡詞意難明十七家之注如清氏等僅存疑義莫從攷
證或有古本惜未顯於世耳今之所聞莫非吳氏之古本歟余曰否因借沈子
訪之見其八祖出鶴髮非世俗之流讀其書非未見之書方知難從本末詞
明理實並無一字衍文故東坡楞伽跋云如醫之難經曰皆理字皆法必
有見而云然蓋徵師言有自矣噫二千餘年若晦若滅之書一旦復顯後
天下不知八十一經乃越人之注而往也而先生之文又疏越人之注為又一著
中天之日微熾畢世將見此本一出則十七家之本而盡廢矣先生已成不朽
之功豈常人所能及哉丁子辟席曰何圖活書因聖人而出世初之書誤
聖而而顯此以理數之低也哉我何人斯而敢與其功焉余因樂其過而記其事
敬述於尚末乾隆三年戊子陽月洞庭菊坡居士嚴茂源書

古本雜經闡注凡例

一是經注相傳既久錯簡頗多如三經誤列十八經十難誤列四十八難凡誤三十餘條今悉依古本釐正一汲越人之舊也其久而又差故汲撰其疑傳而何夢日以一篇證誤目以一編冠於首一傳世之書撰寫多訛獨雜經歷三千年来所誤不過數字間列誤誤目以蓋因是書以數冠篇不致遺失然其數則存而又已不隨其數也三經之誤列十八難而不覺也治此謬誤者難而余就古本原又開卷呈衆前人之誤附於其下遂覺本義淺明即不棄醫者似亦可展卷瞭然矣

一是經越人未本內注或字句間與內注小有異司其義實與

相傳以八執此一二字以誦其非亦已妄矣至於脈位以大小腸分配
兩寸確有定理余於三種注中李士材喻嘉言等款駁其誤
然以八不脈而云高陽生之偽決今人不以經經惑作偽決誤
反以經經為不足憑置其然乎

一是經越人取經象之微者設為問難離出八十一條而內經之全
旨已具其後明脈理証治針刺率以一語該千百言之蘊學者
若致心研討自能快千百言於一語之下歟臻其境者先讀難
經再讀內經可也

一是經四時張靜齋本各條俱有陰圖夫難經所言皆關於脈
理陰陽營衛靈寶五行交互補瀉變通難以檢圖今其